

瓜田往事

魯迅曾說：「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汪曾祺也說：「自我長大後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蘿蔔。」汪老還補充了一句：「小時候吃的東西都是最好吃的。」

模仿文豪，我也常對自己說：「再也沒有吃過那麼好吃的瓜。」那些瓜，也生長在童年的瓜園。瓜園出自姥爷的手筆，用藤條籬笆牆圍起來，每年都種好幾種瓜，唯獨沒有西瓜。清脆的甜瓜，俗稱「地雷瓜」；綿軟的黃皮南瓜，吃多了不僅不解渴，反而噁得慌；體型較長的「臊瓜」，水分大，但是味道不甜。所以，最受歡迎的還是甜瓜。

旁邊的坡地還有一座木頭搭建、篷布覆蓋的瓜棚。夏日，往往晨霧朝露還未散盡，小夥伴們就齊聚這個遊戲的小天地，打撲克牌、鬥五子棋，或是翻看連環畫，沒頭沒尾地閒聊。一排高大的槐樹，毫不吝惜地贈送綠蔭。當然，每天例行動作就是在瓜葉下翻看，哪個瓜熟了，摘下來用拳頭砸開就吃。汁水淅淅瀝瀝流在手和胳膊上。

有時相約晚飯後再來瓜棚小聚。不過，從來沒有像魯迅筆下的閩土那樣夜夜班捕捉，也沒有像劉紹棠筆下的「老虎跳」那樣，用鹹菜水來懲罰偷瓜的刺蝟。月色溶溶，晚風徐徐，小蟲唧唧鳴唱。蚊子也毫不客氣地喧賓奪主。那時被蚊子咬竟也不覺得癢。

外號叫「陳真」的小夥伴（當時電視熱播香港電視劇《霍元甲》，該小友天天模仿陳真）會講各種各樣的鬼怪故事，比如走夜路遇馬虎（「狼」的俗稱）、「皮猴精」（至今不知到底是何物）深夜敲門。長大後看到王漁洋《題聊齋志異》，「豆棚瓜架雨如絲」之後，還有句「愛聽秋墳鬼唱詩」，真是神了。

童年瓜田裏那碧綠的色調、清香的氣息、涼爽的味道，淡淡的又濃濃的，揮之不去。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比設密碼更難的事

WiFi給了我們一個新世界，密碼是進入這個新世界的鑰匙。密碼常透露出主人的小心思。有的餐館把店名首字母全拼作為密碼，進得店來，邊念邊連WiFi，加深了對店名的印象，不為品牌營銷的妙招。我看到過網友晒出的某道觀WiFi告示，用戶名：修仙我們是認真的，密碼：壬寅庚戌申（八位數字自解）。這招太絕了，不懂點天干地支，還真猜不了這WiFi啊。

密碼之用，不限於WiFi。用網二十餘年，我記不清編過多少個密碼。印象中，人生最早的網絡密碼是註冊第一個

郵箱時設定的，一串六位數字。隨着網絡越來越普及，網站、App等對密碼的要求水漲船高，六位數字很快不夠了，升級到了八位，很快八位數也被告知過於簡單，要求加入字母。然後，字母必須大小寫混雜，到如今，除了數字、字母，很多時候還必須加上特殊字符。編密碼成了個名副其實的技術活。

比編密碼更難的是記密碼。當密碼還處於純數字時代，人們大都用自己或親人的生日編碼，或者工牌號、手機號、門樓號，等等。畢竟，生活中遍布着各類數字，任意取用，這樣的密碼一

點兒也不難記。字母加入編碼隊伍後，記密碼的難度係數提高了不少。古代讀書人有名有字還有一大堆別號。如今不興起字起號了，卻多了英文名、網名、昵稱。各類「名字」全拼或縮寫和有意義的數字，排列組合，便可幻化出無數密碼。

出於安全考慮，密碼當然越複雜越好。不過，複雜的密碼真能禦黑客於網絡之外嗎？我不敢肯定。我能肯定的是，有些密碼成功地攔住了它的設計者，比如我自己。

有些網站「貼心」地為「密碼健忘

症」患者設計了「問題提示」：你最喜歡看的書、最喜歡的景點。然而，或許當初設答案太隨意，或許喜好變化太快，經常連輸入幾次都不對，氣急敗壞之餘，只好一邊汗水涔涔，一邊罵自己太沒有常性。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喚醒你心中的大師》

在《喚醒你心中的大師：偷學48位大師精進的藝術，做個厲害的人》一書中，作者羅伯·葛林（Robert Greene）提到了一位歷史人物，他的名字是法蘭西斯·戈爾頓（Francis Galton）。

如果你不知道戈爾頓是誰，作者介紹說：他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表弟，而在童年時，當達爾文只是一個普通男孩，沒有表現異常的智力，戈爾頓則有極高的智商，並且被認為是一名非凡天才。然而，如今世人認知的只是提出了演化論的達爾文。作者以這對表兄弟作比較，旨在說

明「先天才能」與「成為大師」沒有自然的聯繫。他進一步提問：如果先天才能不能確保我們成為大師，那還有什麼必然的條件呢？

首先，我們需要找到自己的「生命任務」。透過回顧不少歷史名人的往事，作者發現，每一個大師都經歷過至少一次的內心召喚，像信仰經驗一般地肯定了自己必須在哪一個領域發展所長，並願意投入一生的心力去達到高峰，而那就是「生命任務」。以李奧納多·達文西為例，他感到內心召喚的時刻，發生在他從父親的工作室偷取紙張，以便在紙上素描森林與動物的年輕

歲月。

當找到「生命任務」之後，大師便不會計較短暫的回報，而以努力學習為人生目標。例如，達爾文在年輕時拒絕了醫學院的入學會，以及一份薪水優厚的教堂工作，而反過來說服了父親允許他在海軍軍艦「比格爾號」當上免費勞工，以便他可以研究別國的植物和動物。這最終成為了他研習出演化論的材料。

不過，話說回來，作者以達爾文與戈爾頓作比較，倒真是不倫不類。達爾文固然是大師，但戈爾頓爵士一生發表了超過三百多部論文或書籍，乃是維多

利亞時期的著名博學家，更是遺傳學的大師（儘管他在一八八三年提出的「優生學」引起了爭議）。

無論如何，這給了我們另一個啟發：哪怕是大師，哪怕是多麼厲害的人，也總會遇上孤陋寡聞的人，也有可能被低估、被誤解、被忽視。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好奇害了鯨

香港水域出現鯨魚，極為罕見，充滿好奇心的市民皆欲一睹龐然魚類的真面目。近日有人拍到鯨魚背上有疑似被船隻螺旋槳擊中的傷痕，有關部門及海洋學專家立刻呼籲市民停止出海觀鯨，不要騷擾鯨魚棲息，保護海洋生態。

人類的好奇心不單會害死貓，也可能連累鯨。凡事一體多面，好奇心可以助人發掘未知、增廣見聞，但相反亦可以因而惹禍，累人、累己、累物。人類與海洋生物都是地球的一員，同是海洋的持份者，卻不代表我們可以罔顧一

切，攪亂海洋的秩序與環境。捕魚者都知道作業要遵守國際漁業法規，要有休漁期讓魚類繁殖。我們就不應肆意將海洋變成滿足個人好奇心與拍照打卡上載網絡逞強的水族館，在享受大海資源的同時必須尊重所有海洋持份者；人是萬物之靈，更有義務好好管理地球。

筆者喜歡以大白鯊為主題的電影，每年夏季總要在家重溫一兩齣經典，愛其神秘、緊張和刺激的氣氛。然而大部分與鯊魚有關的影視作品，故事中總有人自以為是，不顧安全與裝備規格，只

憑好奇和愚勇出海觀鯊捕鯊，終鑄成大錯。

多年以來，觀眾在熒幕前看盡一切惹人吐槽的情節，但到現實真的發生類似情況，原來仍有不少人按捺不住，如電影角色般無知。接近鯨魚雖然不會如鯊魚出沒般危險，但與此同時，我們為何不易地而處，想想鯨魚的安危？時下人們常說要尊重私人空間，難道海洋生物的權利就能被忽視嗎？那條可能對自己為什麼會來到香港水域，對前路也感迷惘的鯨魚，難道會喜歡被人類包圍，

置身於水流被突然大量增加的遊艇與觀光船攪亂的困境中嗎？

燦爛的陽光、蔚藍的碧海，是夏日吸引的景致，出海暢遊無疑也是賞心樂事。然而在船上不論看到鯨魚或海豚，都應理性冷靜，跟牠們保持適當距離，尊重彼此的生活空間。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柏木冰箱

正值「三伏天」，這是一年中氣溫最高、最炎熱的時日，全國多地連日發布高溫紅色預警，部分地區溫度達到四十攝氏度以上。炎炎夏日，現代人多通過冰箱來獲得冰涼爽口的飲品和食品。那麼在中國古代，有沒有具有製冷效果的冰箱呢？答案是有的。明清時期，冰箱作為一種重要的祛暑器具，在皇宮裏被廣泛使用。當然，那時的冰箱不用電，而是使用冬季儲存在冰窖中的天然冰塊。

中國最原始的冰箱可追溯到周代，當時稱為「冰鑿」。「鑿」是古

代盛水的容器，形體一般較大，似甕類盆。而「冰鑿」就是存放冰的大型容器。古籍《周禮》記載「祭祀共冰鑿，賓客共冰。」可見，古人為了保鮮食物，很早就學會了存冰技術。製作冰箱的材質，在不同時期也是各具特色。例如在清代，材質有柏木、黃花梨木、瑤瑯等等，其中以柏木最為多見，形狀多為圓角方斗形。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清代冰箱（附圖），就是由柏木製作。冰箱通高八十二厘米，長九十一厘米，寬九十厘米，由箱體和托泥座（傳統傢具

上承接腿足的部件）兩部分構成。箱上有一對箱蓋，蓋上有四個銅錢紋開光；箱體兩側各安兩個銅提環，用於將箱體提起。冰箱內部設一層格層，天熱時在層架下放置冰塊，將食物和飲料置於層架上方即可保持低溫。箱內四壁還以鉛皮包鑲，可以阻隔外界熱氣進入箱內，起到更好的冷凍效果。

與現代人的冰箱不同，紫禁城的冰箱不僅無噪音無污染、綠色環保，甚至可以為房間帶來清涼，其設計巧妙，頗具實用性。



館藏攝英 間雅

逢周五見報

折騰的補漏

父母十幾年前搬入新居，安穩了沒幾年，主臥牆面漏水。向物業報告，才知道是小區住戶的普遍問題。造房時用了新型材料鏤空磚，輕便省力，卻無法抵禦南方雨季的威力。物業收了修理費，找工程隊給各家補漏。這一修就沒完沒了，連修八次不見成效。

父母實在沒法，二〇二〇年夏天自己請人來大修。工人鑽開臥室牆面，打入自動膨脹的黃色填充劑，修完封好，重新粉刷，外牆也連刷三遍防水漆。當年沒漏，以為問題解決了。時隔三年，今年黃梅雨季牆面又開始滲水。父母聯繫了同一位工程老闆。對方生意興隆，好說歹說，才答應讓我們這個補漏小工程「插隊」。

修漏前後共十來天，經歷了各種意外。如，工人另有任務；雨後無法作業；牆面鏟得不乾淨要重鏟；樓上業主不願意開放陽台讓工人吊繩下來刷牆等。花錢以外，更令人頭痛的是時間成本和對日常生活的干擾。父母早早搬出臥室，睡到了客廳沙發上。工人一天不完工，他們就一天不能搬回主臥。晚上睡覺「打游擊」，白天又得一個個電話、微信去確認工人啥時能來，說好話催促。每道工序完成後，還得自己打掃戰場，清理狼藉。搞得父母寢食難安，身心俱疲。

回國前我在美國張羅修理冰雹破壞的房頂、屋檐和窗戶，聯繫了三支不同的工程隊，一個月內完工並理賠，忙碌不堪。回到家卻見證了更麻煩的修房過程。內地的個體建築、裝修生意近幾十年蓬勃發展，但還要繼續努力，提高服務規範。



墟里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書展之見

為了提升城市閱讀氣氛，這邊廂，香港書展閉幕不久，上海已經宣布會在下月中旬舉辦書展。

人們愛逛書展，原因之一是為了淘到心儀書籍。疫後社會復常，今年香港書展人數陡增，本地讀者與外地讀者都能匯聚一堂，摩肩接踵，一片欣欣向榮。這在過往的幾年，是無法想像的盛景。

香港與內地讀者，大多在書展現場關注講述自己城市故事以及流行文化的書籍，體現人們希望了解自身城市特色的同時，也體現了兩地讀者在文化閱讀方面的一體化。現場有不少介紹城市發展歷程的書籍，筆者也駐足閱讀，字裏行間記錄城市變遷，書中配圖令想像有了現實的參照。

書展現場參展商數量龐大，再加上逛展人頗多，逛上一圈，想快捷找到自己的目標書籍，並非一件容易事。更遑論趕時間的旅人，拖着行李箱，一個個書攤看過來，已是滿頭大汗。不禁想到書展可否延

伸至其他城市空間？或者不止局限在香港會展中心？

「名作家講座系列」更是香港書展的重頭戲，今年余華講座更是因入場人數眾多，破天荒地將一場講座分為上下兩場。原本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卻敗在主辦方嚴重低估了觀眾數量，影響觀眾體驗。

其實，一眾名作家都是很有親和力之人，余華更在講座結束後，體驗了一把十分接地氣的香港生活。主辦方何不考慮講座之外，拓展作家與讀者之間更多新形式互動？

今年香港書展已落幕，有開心，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真到結束之時，還是感到了捨不得——香港書展，明年見。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五見報

網中鯊

最近，重溫一九七九年首播、由周潤發和鄭裕玲主演的《網中人》，這部經典港劇，雖因時間的距離已有一些年代感，但八十集長篇的故事，錯綜複雜的關係，糾纏跌宕的命運……如同一張巨網，籠罩在那片時空，無論網中人如何掙扎，始終難以掙脫。

近期，在網絡熱播的一段短片，展現的是另外一張網：五頭野生鯨鯊（Whale Shark）被困在廢棄的漁網中，時間是今年三月，位於印尼海域，拍攝者是來自丹麥的潛水客Emil Rued，當時他與多名同伴正在附近潛水，意外發現一群幾乎整個身體都栽進漁網之中的鯨鯊。受困的五頭鯨鯊雖不斷嘗試往前游動，但受制於漁網的纏繞，動彈不得，陷入絕望。若不及時救援，等待這群鯨鯊的，只能是坐以待斃的命運。

幸運的是，一群潛水客不期而至。他們試着慢慢地靠近鯨鯊，小心翼翼地拉開漁網，然後想方設法引導受困的鯨鯊一頭又一頭地游往漁網被撕開的缺口，直至五頭鯨鯊全部成功脫困，重新自由自在地暢游大海。這場難得一

見的水下救援，被Emil Rued用水下攝影機攝下，事後他接受採訪稱，這群鯨鯊當時被緊緊包裹在漁網中，根本不可能自行逃脫，因此他和同伴才決定施以援手。

鯨鯊是世界上現存體型最大的魚類，身長可達二十米，重逾四十噸。生活在熱帶和溫帶海域的鯨鯊，壽命可達七十至一百一十年，但大多數鯨鯊未必能活至這個年齡。由於人類的捕殺，鯨鯊的數量已銳減。

鯨鯊雖是鯨鯊屬的鯊魚，擁有寬達一點五米的大口，但卻性情溫和，被稱為「海洋中溫柔的巨人」，且鯨鯊顏值在線，每一頭身上都有獨一無二的黃白色斑點。在馬達加斯加，鯨鯊獲稱marokintana，意即「眾多星星」；而在印尼，鯨鯊名喚gegerlintang，意為「背部擁有星星的魚」。



萌寵集 佑松

逢周五見報